

學校時間社會學－國中學生學校時間概念與 時間運用之探究

謝艾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摘要

學校透過時間框架規範每個師生的作息，雖讓學校穩定有序，卻可能框限學生的主體動能。本研究以大臺北地區某個特定學校為研究場域，試圖理解該校的時間框架如何？學生如何詮釋此時間框架？學生是否試圖跨越時間框架？以何種策略跨越？為何跨越？這樣的跨越與學生之社會文化背景有何關聯？根據研究目的，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取徑，於此學校脈絡中描述時間框架，進而理解學生時間運用的觀念與行動。研究發現，赤子中學基本時間框架是反覆循環的時間迴圈；身處學校時間框架下學生的學校生活是被框限的，若不遵從可能會遭受懲罰；學生發現課堂時間其實可以偷、也可以轉換，且師生互動下教師對學生的好惡也影響了時間框架的鬆緊。再者，學生選擇是否跨越學校時間框架也與其階級文化、學業成績有關，且學生回應策略與其時間取向亦相互影響。故在「官方」定義的時間，學生對於學校時間的意義實則上有自己的詮釋，引導著學生展現出各種不同的行為模式。

關鍵詞：學校時間社會學、時間框架、時間概念

Sociology of School Time—A Preliminary Study of School Timetable and Time Utilization for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i-Yun Hsieh

Ph.D. Candidate,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chool regulates the work and rest of each teacher and student through the time frame. Although it makes the school stable and orderly, it may limit the students' main kinetic energy. This research uses a specific school in the Greater Taipei area as the research field. What is the time frame of this school? How do students interpret this time frame? Is the student trying to cross the time frame? What kind of strategy is used to leapfrog? Why leap? What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uch a leap and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of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purpose, this research adopts a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 describing the time frame in the context of the school, and then understanding the concepts and actions of students using tim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basic time frame of Chizi Middle School is a repetitive cycle of time; the school life of students in the school time frame is limited and may be punished if they do not comply; students discover that classroom time can actually be stolen or ca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the teacher's likes and dislikes towards students under th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also affect the tightness of the time frame. Furthermore, whether students choose to cross the school time frame is also related to their class culture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ir response strategies and their time orientation also influence each other. Therefore, in the time defined by the "official", students actually have their own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aning of school time, which guides students to show a variety of different behavior patterns.

Keywords: Sociology of School Time, Time Frame, Time perspective

壹、緒論

為何銀行要在三點半就關門？為何臺灣多數國中小規定學生七點半之後就算遲到？為何十二點一到就應該吃午餐？不同的族群因文化差異產生獨有的時間概念與運用方式，欲理解時間對人的意義之前，你我必須先回到問題的源頭好好思索一番：人們究竟如何過生活？

在黃應貴（1999）所編著的《時間、歷史與記憶》一書中，透過人類學民族誌的行動，勾勒出諸多團體或族群時間概念，舉例而言，對傳統的布農人而言並無抽象的時間概念，時間係透過具體的實踐活動與歲時祭儀被體認與進行著。時間指示人們活動進行，其中包含了時間框架的客觀存在，以及主體對時間框架的主觀回應，亦即時間是被人類主觀認知且透過行動加以意識與實踐著。據此，時間成為社會生活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每個文化中知識系統的重要的分類概念，想要理解人類生活，就必須探索時間概念對的影響（Durkheim, 1995）。

再者，Schutz（1945）認為人們必須透過勞動（working）的方式才得以回顧過去、肯定現在、瞻仰未來，並且在與他人的互動過程中建構互為主體性的時間概念，以經驗大家彼此共有的、共同的時間。因此，時間不僅僅是日晷、沙漏、時鐘上的客觀變化，時間本身隱含著獨特的社會文化的價值觀以及主體意識的涉入，時間具有社會性，時間始終是「社會時間」。德國學者 Norbert Elia 在其 1984 年出版的《論時間》一書中，提出了所謂的「時間社會學」，強調時間概念是人類透過後天學習理解而得的（鄭作彧，2009）。時間構成人類生活的主軸，時間框架劃分了人們生活。時間具有象徵性（symbol）意義，時間框架應該被置於社會脈絡中加以理解。簡言之，時間框架指引著人們的日常活動，構成了每日例行化的人際互動，讓個人、社會與自然有所聯結。

就時間來說，在教育系統中，每個學校幾乎都會設定一個時間表，引導每日、每週、每學期各種教學活動的進行，教師與學生通常需要參照時間表行動，尤其對於學生而言，學校的制式時間表具有社會規範的性質，學生依規定須遵照時間表進行活動，若有違反可能會受到懲罰。學校時間框架規範師生的活動，讓學校生活井然有序。所有的教學活動，隨著時間框架的進行，每日、每周、每學期、每學年，逐漸完成。學生在數年之後，可以預期的，完成所有教育系統要求的學業，獲得特定的學證書。

學校的時間框架使學校生活穩定有序，所有活動的進行及其結果都可以預期，卻可能讓學校中的成員困在這一成不變的時間框架之中。學校裡的老師，是必須依照課表、進度、行事曆的安排行事；而處在學校科層最底端的學生，亦復如此。每個學生都被規定要按表操課，幾點到校，幾點午餐，幾點下課、放學，

不能在數學課上畫畫、不能在體育課時看書。穩定有序與約束限制是一體的兩面，學校的時間框架一方面帶來穩定且有秩序的學校生活；但另一方面，透過科層規範的要求與獎懲，卻形成結構性的限制，教師與學生很難隨心所欲的運用在校時間，久而久之，學生也逐漸意識到學校時間框架正強而有力的約束並限制著自己的行為。

不論學生的身分背景為何，都會受到相同的限制。每個階級的學生都必須進入學校接受教育，也必須接受學校生活的限制。然而，學生極有跨越學校時間框架的可能性。學校正式時間表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教育系統與教育人員的時間觀點，學生的在學校中通常得按表操課，下課、午休與打掃時間是屬於學生較能自由運用的時間，而大部分的上課時間控制權多半在教師與行政人員手中。只是當日子久了，學生逐漸了解學校既定的時間表以及相關規定後，學生便可能「陽奉陰違」，不全然遵照學校的時間表來行動，即便是正式的上課時間也可能被學生「公器私用」了。亦即，學生日常行動所參照的時間分架構，不完全是這套學校的時間規定，很大部分是取決於學生自己建構的時間分類架構（黃鴻文，2003）。

承上所述，學校的時間框架固然讓學校穩定有序、順暢運作，也可能會框限學生的作為，進而觸發學生運用策略跨越這樣的框限。過去的研究比較聚焦於反學校文化的學生的時間運用，本研究關照各類型的學生，也試圖描述不同學業成就表現的學生是否也會被學校時間框架所框限，也試圖想跨越。具體而言，本研究欲探究的研究問題為該校的時間框架如何？學生如何詮釋此時間框架？學生是否試圖跨越時間框架？以何種策略跨越？為何跨越？這樣的跨越與學生之社會文化背景有何關聯？

貳、文獻探討

以下將透過互動論、再製論、抗拒論與規訓論等不同理論視角切入，援引以學生為主體之相關時間概念研究加以討論，以初步理解學生對於學校時間的概念、詮釋與應對策略。

一、互動論與學生學校時間觀

學校課程是師生互動下不斷磋商與調整所建構而成的，行動主體即教師與學生的觀點理應都成為研究核心，只是多數相關研究仍偏重教師的觀點，反而忽略真正的學習者是學生。符號互動論是將符號作為其理念的核心概念，符號則包括了語言、文字、臉部表情、肢體動作等等，而符號互動論的中心思想的主張為「人們之間的互動是經由經驗的累積，透過一系列的語言和其他的符號系統的使用，將彼此之間的距離拉近，並且從中得到共同的理解。」故符號互動論主要是由在

互動中的個人所產生，其所傳達的重點是在於人與人之間互相互動的過程與在互動時的性質。

學校也是由一群在互動中的個人所組合而成，師生互動透過經驗累積形成一套符號使用系統與文化概念。研究者成為正式教師後便試圖理解學生的各種觀點，其中尤以學生對於學校時間的想法更令研究者好奇。時間表代表一種活動的順序，若能強化一個時間表的功能，社會生活就能維持某種程度或形式的秩序。學校正式的時間表代表學校或教師的目的與要求。是由學校或教師觀點建構學校生活的方式。然而就學生觀點而言，在學校生活的適應過程中，學生不盡然完全遵照學校的時間表，時間表反而可能是讓學生倍感限制的框架，因而試圖建構另一套屬於自己的時間系統作為行動的依據，進而發展出另一種學校生活的方式。

Anderson 與 McClard (1993) 以民族誌方法研究美國一所大學中新生的時間取向，研究結果指出這群新生將時間分為兩類，分別是社交時間 (socialtime) 與學習時間 (study time)，因時間寶貴，學生只從事必要的活動、只讀必須讀的部份、他們只上必須上的課，活動是否必要取決於該活動是否為評鑑他們表現的基礎。這些學生應屬於當前取向，也是未來取向。因此，獲取好成績是他們的「短期未來」的目標，而好的成績若能使自己在未來畢業後順利獲得良好的工作，這便是「長遠未來」的目標。

同樣以大學生作為研究對象者還有 Becker, Geer, Hughes, 與 Strauss (1961)，他們以美國堪薩斯州醫學院的學生為主體研究其學生文化。醫學院學生都以成為專業醫生為目標，但入學之後所面臨極為沉重的課業負擔是當下必須克服的考驗，只有如此才有可能達成「未來」的理想，成為優秀的醫生。因此，醫學院學生的時間概念是不僅是當前取向，也是未來取向。應付當前的課業成為他們的短期目標，未來的理想則暫時被擱置；等到學習進入後半階段才比較能兼顧未來的理想。學生在研究中透露：「檢查病人總是很耗時間，檢查廢物卻是沒完沒了。……每件事物都是一種時間的交易，學生以最稀有的商品交換其他有價值的事物。」(Becker, 1993) 醫學院學生十分珍視在學校的時間，他們以最經濟有效的方式運用時間，同時兼顧當前課業的完成與未來行醫專業知識的吸收，目的式成為一名優秀的醫生。

此外，Bruno (1995) 探究中學生「殺時間」(killing time) 的研究，以時間偏好量表與圈測驗等量化方式了解多數在教師眼中被定義為「在危機中的學生」(at-risk students)，其時間分配的偏好以及時間的支配，並與同校中正常的學生進行比較。時間的處理 (doing time) 事實上與監獄中的囚犯有關，他們是與社會脫節且在出獄之前數著每天每秒的人，而所謂的「在危機中的學生」當進入公立、城市中的國高中時，也被認為與學校、社會脫鉤，待在學校像被關在監獄一般，

故想盡辦法打發時間。

國內方面則有黃鴻文（2001）描述臺北市一所國中三年級自願就學班與普通班學生的時間概念。研究發現學生將時間分為四類：教師掌控的讀書時間、學生掌控的讀書時間、教師掌控的玩樂時間、學生掌控的玩樂時間。學生試圖以各種策略增加玩樂時間，減少讀書時間；時間取向則為當前取向，在在分數標籤與能力分班的結構性障礙下，學生認為未來早已被命定，形成重玩樂而輕讀書的時間概念。誠如適應理論所認為的，當學生曾經嘗試接受並內化主流文化的價值卻發現是個死胡同時，便衍生行程與學校主流文化殊異的文化。

二、再製論與學生學校時間觀

自 1970 年代起，諸多教育社會學者引用 Marx 的再製（reproduction）的概念來批判現行學校教育，視教育為協助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以及社會階級再製的機制，構成教育社會學中衝突論觀點的主要概念，舉凡學校教育與工作場所的關係、不同階級背景學生之教育經驗和未來工作的關係、學校文化和學生家庭文化的關係等課題皆是再製論所關注的。社會再製論以 Bowles & Gintis（1976）的論點為代表，關注「學校-社會」之間的符應關係；Bourdieu（1970）「文化再製」則以語言、文化等較微觀的角度，探討現代學校的教學、權威、學校制度等因素，如何受資本主義統治霸權所支配，用以再製資本主義社會階級。

此處提及再製論的原因在於，當學生面對學校時間框架並產生應對策略的背後，其實很多時候會受到放學後的行程所影響，諸如補習班、才藝班等課後時間的安排，而課後行程表甚或寒暑假期的活動規劃與階級文化有極大關聯性，Lareau（2002）在其研究中發現中產階級家長倡行的協同教養與勞工階級主張的自然教養有極大的差異，中產階級父母通過有組織的休閒活動和培養孩子的才幹，為促進孩子的認知和社交技能持續的努力；工人階級和貧窮的父母認為，只要有舒適，食物，住所和其他基本支持，孩子們就會自發地發展。其研究的最後指出，階級地位影響家庭生活的關鍵方面包括：時間的使用、語言的使用和親戚關係，因此中產階級家長為何要安排與管制小孩的時間？其目的或許是透過時間框架可以形塑習性，而形塑習性其實就是一種文化再製。

掌握時間控制權的人包括學校教師、家長、安親班教師與學生本身，依此可歸類出「家長主控」、「安親班代控」與「學生主控」三種類型（李昆翰，2014），而學校教師雖能透過家庭作業或特殊要求，介入學生的課後時間，要求學生及家長完成規定的任務，但學校教師無法直接監督學生的課後時間分配，所以這種控制是間接的。當家長或安親班沒有將學生的課後時間「分配殆盡」，學生就享有剩餘的時間控制權。亦即，當學生的課後時間已被規劃妥當，學生若想要玩樂就

必須與家長、學校老師或安親班老師，爭奪有限的時間資源。學校內的時間除了課間下課、午休與打掃時間是屬於學生較能自由運用的時間，其餘多半得按表操課，而大部分上課時間的控制權多半在教師手中。然而，當學生日漸了解該科教師的「脾胃」時，上課的時間也可能有學生可以「挪用」的空間，像是在不嚴的老師課堂上寫別科（或補習班的）作業，或是在藝能科的課堂中玩樂放空。由此可見，若課後活動佔據學生太多時間，學生便會在學校的時間框架中努力找出可茲運用的分分秒秒，進而影響學生學校時間的運用策略。

此外，相對於學校內時間的運用，學生校外時間的權力分配更能清楚看見階級習性作用的痕跡，在李昆翰（2014）的研究中提出「時間轉換模式」，其以家庭作業為標的，配合 Bourdieu「習性」（habitus）的概念。研究者發現家庭作業的實施牽涉到時間「量的分配」與時間「質的轉換」，例如家長指導子女作文，傾力指導從「不會寫」到「完成」，轉換的成果可能包括一篇作文，以及學生在這個過程中所學到「如何寫作文」的經驗，可能在家長指導賞欣優秀範本時累積文化資本。但如果是安親班教師念給學生抄，可能轉換的成果主要是一篇作文而已。這當中時間透過轉換過程，將「質變」視為「轉換的成果」，可能是有形的作品，也可能是無形的經驗、文化資本、社會資本，即 Bourdieu 所稱的「文化資本」或「習性」。

三、抗拒論與學生學校時間觀

功能論視野下，社會系統具有統合的文化目標，並提供符合規範的方式，行動者可以依循這些規範追求目標，舉凡不認同目標或不遵守規範者皆為偏差。從批判論的觀點分析，偏差行為被詮釋為一種趨向改變現有權力關係的象徵，抗拒與壓迫一體兩面，有壓迫才有抗拒，而誰在壓迫誰？誰在抗拒誰？以何種方式壓迫？壓迫作為有哪些？被壓迫者能否「洞悉」壓迫？採取何種策略進行抗拒？抗拒結果又為何？上述這一連串的問題試圖將拒絕與支配群體（dominant groups）的壓迫連結起來，並將其詮釋為「抗拒」。

在日常觀察中，學生所表現出虛應故事的形式主義便是一種抗拒，這類學生在外顯行為上，例如上學讀書、書寫作業、參加考試，幾乎與順從無異，但在內在理念上，拒絕學校的目標，缺乏課業認同的熱情，學業表現較差。另外，撤退也是抗拒，非但拒絕學校目標，而且外表顯現冷漠、疏離的模樣，成績表現更差。至於叛逆則屬於比較積極的抗拒，非僅拒絕學校的文化目標，被壓迫者更建構其認同的目標，並以其選定的策略，努力達成目標（黃鴻文，2011）。學校的時間框架亦復如是，是客觀且必要的存在，目的在讓學校維持穩定運作，不論學生的身分背景為何，都會受到相同的規範與限制。但當學生拒絕符應學校的目標，又或者是另有了自我認同得目標，便可能產生或隱晦或顯著的抗拒行為，學校時間框

架雖存在卻也不見得要遵守了。

就階級抗拒面向而言，Willis（1977）對英國勞工階級學生 lads 所做的研究發現，lads 受其父母工廠文化的影響，將學校課程詮釋為沒有價值、不切實際、女性化，因而採取拒絕與排斥的態度，對抗教師的權威，發展出與學校文化相對立的反文化。他們同時也拒絕了學校明顯目的和時間觀念。lads 認為他們在學校是「浪費了寶貴的時間」，lads 不是為了成為老師心目中精心打造的丈夫，或是花費時間實現期望的目標。對於 lads 來說，學期臨近結束和找到工作的需要才至關重要。勞工階級文化在學校生活的延伸，讓這群 lads 努力奪回學校時間的控制權，跳脫既定時間框架（Willis, 1977）。

再者，就族群抗拒面向而言，Ogbu（1974, 1991）研究美國加州地區的黑人學生，發現絕大多數的黑人中學生都很想順利畢業、升學，他們對於教育與職業期望相當高但實際上在學校生活中，這群黑人學生並未認真讀書，他們的內在期望與外顯行為存在著矛盾。Ogbu 指出，學生雖然對未來抱持憧憬，但是生活中卻缺乏參照仿效的目標，更意識到美國社會對黑人並不公平，就業中存在職業天花板效應（jobceiling），黑人無論如何努力，都會因為自己與生俱來的膚色而無法出人頭地。因此，長久以來黑人在美國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影響了這些學生的時間概念，讓失望的他們於只能專注眼前，被動接受沒有希望的未來。另外，Fordham 與 Ogbu（1986）研究美國華盛頓特區中學的黑人學生，發現黑人學生將從事學校課業視為「扮演白人」（acting white），是背叛族群的作為。當黑人學生「上圖書館」、「努力讀書」、「獲得優異的成績」，就會被認定是「扮演白人」，在這樣的文化氛圍裡，順應學校時間框架當然也被視為服膺白人文化的表現。

性別上的抗拒則須提及 Holland&Eisenhart（1990），其研究美國南部兩所大學女生的文化發現，女大生的學校生活以浪漫情愛為主軸，課業重要性低，這群女大生對於學校課業有三種詮釋：畢業就好、追求優異、向專家學習。如此學業取向也影響她們的學校時間分配，功課和交友活動的時間總是互相競爭，若花費過多學習可能會因此遠離同伴，但若不學習則可能無法順利畢業。

四、規訓論與學生學校時間觀

Foucault（1977）在《規訓與懲罰》書中指出，十八世紀時對犯人以酷刑與懲罰傷害或禁錮身體，此乃權力的展現，意在馴化受懲者的肉體。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對人道的要求，馴化個體的形式轉變為非暴力、較溫和的形式，並呈現不同層次的規訓（discipline）。規訓的方法所呈現出的是「被連續整合的線性時間」，趨向於一個穩定的終點，是一種「進化的」時間觀（Foucault, 1977, p.158）。在學校當中除了時間表可視為是種規訓與權力的展現，學校制度亦將學習依年紀與能

力，劃分為不同年級、不同科目、不同課程與進度、不同的教學法與授課目標，然後依一定的程序，讓每個學生都能達到要求標準後，再進入下一單元。為了有效學習，還必須定期安排固定範圍的考試，以確定通過某特定階段的學習目的。無論是課程教學或是考試測驗也都是權力實施的系統，使學校中的學生在生理與心理上服從其規訓，透過這些「規訓」的機制，「銘刻」(inscribe) 特定意象在學生肉體，讓特定的真理或知識，進入其心靈與內在，成為溫順的個體。行為的時間規定就像一種程序，是一種由外而內施加的集體的、強制的節奏，規定了行動的方向、規定與時間。時間滲透進肉體之中，各種精心的權力控制也隨之滲透進去。時間表控制了主體的活動，控制了肉體。行為的時間規定、隨之而來的是肉體與姿勢的關聯，藉此使紀律能達到最大化 (Foucault, 1977, p.148-152)。

謝勻綺 (2021) 研究軍校學生時間管理與學校適應有顯著正相關，因軍校生活個人時間有限，須學會選擇、排列事情的優先順序，進而避免被懲罰。一般學校當中亦存在著種種的規訓，無論是上課的鐘聲、課表等，都是為了建立學校的規訓體制 (Foucault, 1977, p.148-155)。當規訓監控暫時難以逃脫，受限者多半會開始如思考 Drucker, P. F. (2017) 所主張的，了解自己所能掌控的時間，知道自己把時間花到哪裡，試想時間如何更高效能的使用，始能有系統地管理自己能夠掌控的有限時間。如林笠樺 (2013) 研究工業設計系學生的時間管理、時間壓力、拖延及學習滿意度等相關因素間的關係，發現時間管理程度高的學生，其學習滿意度較高，因其可有效完成工作，並提升學習成效。

參、研究方法與對象

本研究旨在瞭解面對學校時間框架，學生的時間概念以及回應的行動策略研究者採質性取徑進行研究，最主要的資料蒐集方式為「參與觀察」與「訪談」。就學生的時間概念而言，訪談學生，蒐集其時間概念的口頭陳述說明是必須且直接的；就時間運用的策略來說，觀察其學校生活中的言行舉止，以作為訪談資料的補充與驗證。

為透過厚實資料的理解與詮釋分析學生文化，研究者係以實地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式蒐集資料，本研究場域選定的是臺北市區的一所國中(化名為赤子國中)，該校位處交通便捷的金融商業區，學校正座落於商業大樓林立的巷弄中。學校學生人數近 450 人，採 S 型常態編班，七、八、九年級各年級六個班(各含一班體育班)，每班平均學生數為 25 人。在性別方面，每班男女學生人數比例各半。該校考進前三志願的升學率以臺北市而言應屬於中間偏後，以 108 學年度數據來看，全九年級約 120 人，進入前三志願的學生比例約 10%，進入高中者(含公私立)約 40%，進入高職者(含公私立)約 60%。該區域的學生家長多從事商業活

動行為，有的自行開業當老闆，有的在附近公司上班（孩子為跨學區就讀），較少公務人員。

研究對象主要鎖定八年級學生，主要是八年級學生的已在該校生活一年有餘，對於學校的時間作息比起七年級學生更為熟稔，又沒有九年級學生有會考的壓力，故選擇之。透過與每個八年級導師接觸與說明研究原委後，僅有一位導師願意「出借」班級作為研究田野，故研究者懷著感恩的心確定了研究場域，選訂的班級化名為綿羊班。訪談主要是安排在學生午休或下課時間，先與全班學生進行分組訪談後，再進行主要報導人的訪談；觀察則是上下課時間都有，若為上課時間則會徵求該節任課老師同意之後入班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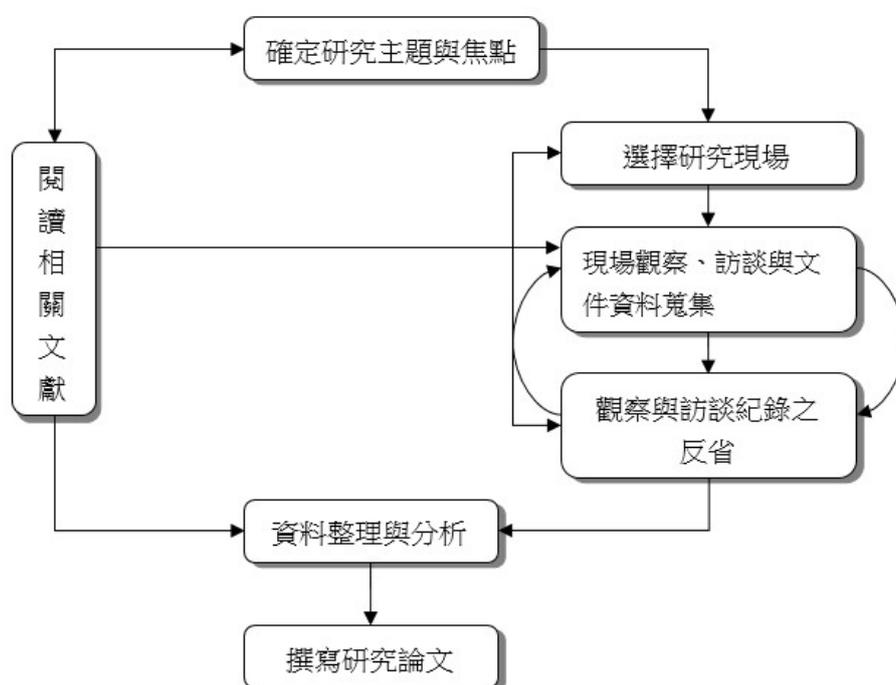


圖 1 研究流程圖

上圖則是本研究整體步驟的循環過程，透過現場參與觀察及訪談的方式，不斷地發現新問題，同時持續閱讀文獻、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形成以上的研究流程。故透過文獻分析得以協助參與觀察與訪談的聚焦，而現場資訊也文獻隨時與文獻呼應或反證；而分析與討論的部分不僅僅是梳理現場脈絡，亦強調與理論的對話，可謂理論與實際一不斷循環辯證的過程，也欲藉此提升資料分析的信實度。

基於研究倫理，研究者在校長與導師、任課老師的同意與協助之下以「觀課老師」的身份進入現場，因研究過程包含觀察、訪談與文件搜集，故研究者於研究前藉由發放「青少年參與研究意願暨家長知情同意書」徵詢受訪者與其家長的同意，除簡要說明研究內容也告知資料僅提供學術研究的用途，並保證資料絕不外流。

肆、學校時間的循環反覆

學校文化座落在小而有限的世界裡，校牆裡面有傳統歷史也有例行公事，學校文化就是一種潛在課程，學生每天在學校裡所學習到的遠比正式課程內容多得多（Schein, 1985）。學校文化當中可以看到各種形式化的要求與程序，時間表正是其中之一，教育並規範著學生的一言一行。學校時間框架就像是一層一層的同心圓，由每日、每週、每次段考為單位組成的反覆循環，日復一日的書聲琅琅、週而復始地按表操課，引導著站在圓心的學生參與每日、每週、每學期各種教學活動，大小圈圈之間更交織著複雜的人際互動與權力競合，生生不息、循環不已（如圖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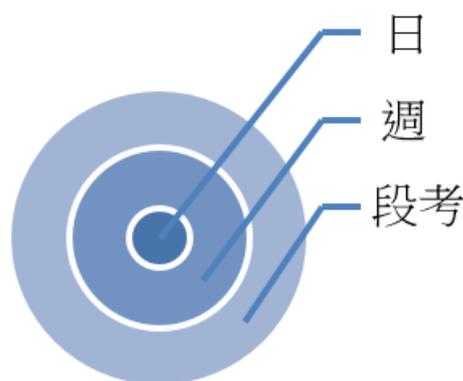


圖 2 學校時間循環圖

就「日循環」方面，赤子中學規定學生每天早上必須於 7 時 30 分前到校，表定課程由 7 時 40 分的鐘響開始，其至 8 時 20 分都是早自習時間，通常學生利用這段時間吃早餐、寫聯絡簿、抄作業、閱讀班書，若接近段考，則會安排各科考試，學校的英語和數學競試也在早自習舉行，而老師則按慣例坐在教室後方的位置改作業。學校一星期當中只有星期三要升旗，多數時間是全校升旗，段考前一週與段考當週則停止升旗一次。

第一節課由 8 時 30 分開始，每節課 45 分鐘，下課十分鐘，下課時間學校就如同動物園一般，喧囂熱鬧。12 時 00 分到 12 時 30 分則是午餐時間，學生們多數喜歡邊走動、邊聊天、邊吃飯，12 時 25 分生教組會廣播要每個班把餐桶拿到一樓，12 時 30 分準時午休。午休時導師多半會在班上「陪睡」，而目的在於「鎮壓」以防班級失序。而午休也可能有各種活動進行，包括幹部集合、學務處處罰學生、輔導室約談等正課時間無法進行之活動。下午 15 時整則安排二十分鐘的打掃時間，讓學生清潔教室內外環境。因幾乎所有學生都有參與第八節課，放學時間是在 17 時整，若是段考兩天則免上第八節，第七節 16 時 05 分就可以放學回家（如表 1）。

12:30 鐘響進入午休時間，綿羊班的學生已在自己的座位上準備趴下午睡，導師坐在教室左後方的位置上改聯絡本，教室再度陷入一片沈靜。約莫十五分鐘過後，導師起身走回辦公室，小瑄立刻抬起頭，拿出抽屜中的社會科題本開始解題，教室的另一頭也見小蓁正在看國文課本努力背著解釋(1100311 觀)。

表 1 赤子國中的正式時間表

時間	學校的時間規定與活動
7:30	超過時間到校為遲到
7:40-8:25	早自習
7:50-8:25	朝會（每週一、三為七八年級升旗，週五為全校升旗）
8:30-12:00	上第一到第四節，每節 45 分，下課 10 分
12:00-12:30	午餐、自由活動（不能到別年級的大樓）
12:30-13:10	睡覺、值日生打掃、愛班或愛校服務
13:20-13:30	下課
13:30-15:00	上第五、六節，每節 45 分，下課 10 分
15:00-15:20	打掃環境
15:20-17:00	上第七、八節，每節 45 分，下課 10 分
17:00-17:10	放學或下課休息
17:10-17:55	上第九節（未列於正式課表中，用來考複習卷）
17:55 以後	放學 or 有參加晚自習者留校晚餐與自習

就「週循環」而言，學生從小學開始早已習慣依課表上下課，綿羊班學生也依循著課表作為每週學習活動的循環，如棋盤的課表上清楚標示著每週（含第八節）的四十節課，一格格地排入了得以讓學生五育均衡發展的各式科目，即便教育目標是如此良善美好，然而社會結構的升學氛圍持續高張下，各科目的節數如歪斜天秤嚴重失衡，考科（國英數自社）仍舊佔據超過二分之一的節數，剩下節數才由其他科目瓜分。就綿羊班而言，考科科目基本上天天都有，但像體育、音樂、美術、綜合、社團活動等藝能科則是每週才一次、至多兩次，而這些一週一次的課程卻反而是學生最期待的時間。

此外，在每週循環中亦包括每週三一次的全校性升旗、每週五下午的班週會，以及早自習時間各考科的「週考」，就升旗與班週會而言，皆是學校文化中必要的典章儀式，藉此引導學生學習道德義務與理想動機屬於心理精神層面的化育。只是綿羊班的班週會時間若學校沒有安排宣導活動，就會分所當然的成為「考試時間」，可謂有名無實。早自習各考科的「週考」則是綿羊班學生十分重視且害怕的部分，除了週考成績在該科平常成績有一定比重，考出來的結果也會形諸紙本成為「週考成績單」，以作為師生檢核教學成效、家長關注子女學習的有效參照。

- 小穎：靠近段考的早自習有時候會考到兩到三科，如果時間不夠的畫就會移到隔天早自習再考（1100309 小穎訪）。
- 小安：我們班導都把考試排很緊，他可能一個早上就考兩科左右吧，像是先考英文 reading 再考英雜，不然就是歷史配理化，數學就是單一科，國文有時候考完再考個歷史之類（1100315 小安訪）。
- 小卉：我們班就是一次壓個兩三張下去，導師從七年級就把我們當九年級一樣訓練，一開始都寫不完，不過要想辦法逼自己去適應這個速度（1100322 小卉訪）。

在同心圓的最外圈是「段考循環」，對於赤子中學裡的師生們而言，學校時間的最小單位是一天、進而以課表為主的一週，接著約莫五到六週學校就會安排一次段考，三次段考就是一個學期。段考可謂學校重要的時間指標，老師的教學進度會努力趕在段考前完成以配合每一次的段考時程，學生的學習亦復如是，可知段考不僅決定了教師的教學重點、學生的學習內容，也進而影響學校時間的分配與運用。

就綿羊班學生來說，他們發現離段考愈近各考科的考試次數與密度也會呈急遽增加，反映在老師趕課行為或是考試數量變多，皆足以證明師生是明顯知覺到段考對學校時間分配的影響。再者，無論成績好壞的學生，當距離段考的日期愈近就會自動或被迫增加讀書與補習的時間，也導致玩樂的時間大幅減少，因此每學期三次的段考，學生就得面臨著三次的加班循環。由此可見，學校時間的運用都趨向於針對段考做準備與複習，其餘活動的安排也都會巧妙避開段考週，好讓學生可以專心複習學業。

伍、一種框架各自表述—學校時間框架的不同意義

每個學生賦予學校時間框架的意義並不完全相同，綿羊班學生中不同性別、來自不同階級家庭，以及不同學業成就的學生，其對於學校時間框架的詮釋存在著差異，綿羊班中學生對於學校時間框架的概念與行動可分為以下六類：學校時間的挪移者、學校時間的順從者、學校時間的務實者、學校時間的抗拒者、學校時間的投機者、學校時間的跟隨者（如表 2）。

表 2 不同類型學生對於學校時間框架意義的詮釋

	小瑄	小衡	小興	小恩	小浚	小卉
性別	男	女	男	男	男	女
階級	中上	中上	勞工	中上	勞工	中上
學業成就	高	高	高	低	中	中

對學校時間框架意義的詮釋	有好有壞	必須遵守	理所當然的存在	沒有人味	用來管學生的	由導師主宰
對學校時間框架的概念與行動	學校時間的挪移者	學校時間的順從者	學校時間的務實者	學校時間的抗拒者	學校時間的投機者	學校時間的跟隨者

（一）學校時間的挪移者

小瑄試圖跨越學校時間框架的動機在於，他需要更多可以自行運用的時間，學校的作息時間表固定不變，時間更因此被切割成片段零碎，對小瑄而言才正要開始深入探究的時候又要切換不同科目、轉換不同場景。他說：「按課表上課看起來很正常啊，不過就是很不連貫呀，可能剛剛還在算數學都還沒弄懂一個題目，下節馬上要上生科，不然就是才剛上完體育課就要上英文，這樣真的很不連貫，也無法馬上靜下心來。」為了在有限的時間之內學習得更多，小瑄學會挪移時間，並洞悉學校生活中的遊戲規則，他發現多數老師對於成績好的學生多半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發現了跟老師建立好關係便可以跟老師交換時間。

研：老師上的你都會了，那你都在做什麼？

小瑄：寫作業啊，不然就繼續刷題本。

研：你這樣做任課老師會允許嗎？

小瑄：正常來說當然不行啊，不過跟老師打好關係就可以啦，像是數老就會說把他規定的作業完成就可以寫自己要寫的，不過如果他有問問題也是要回答，其他科的老師也都差不多。像是資訊那種非正課的都可以在課堂上寫作業的（1100303 小瑄訪）。

另一方面，小瑄也擅長「搶時間」，搶時間的目的是為了讀書、為了寫題本，也為了解惑，凡是其他同學的放鬆時間，就是小瑄問問題的時間。此外，第八節「稱病請假」也是小瑄自行創造時間的方式，讓他可以名正言順跳脫學校時間框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小瑄：下課時間只有十分鐘啊，當然要搶時間問問題啊……午飯我不太吃的，都晚餐才吃很多，所以就去找老師問問題，不過有時候會被老師罵，午休嘛，我是都沒在睡的，只要看到班導回辦公室我就會起來繼續做我的事。……我每個禮拜三第八節也會跟班導請病假啦，因為我要搭高鐵去臺中找名師幫我補習（1100303 小瑄訪）。

因此，即使學校時間框架可謂是種權力下的規訓，誠如 Foucault（1977）所

言：「權力現形，抗拒隨之。」但學生不必然接受學校制定的時間框架。此處小瑄便是這樣的學生，權力的規訓與主體的抗拒，就在學生如何解讀與運用學校時間表的部分被體現出來。小瑄說：「我知道我爸做生意好像蠻成功的，不過我覺得我比較擅長讀書。我相信讀書也是可以賺很多錢的，像是考上臺大醫科之後就可以當醫生啊，當醫生很賺錢的。」(1100303 小瑄訪)為了學得更多、考得更好、飛得更高，積極挪移學校時間的行為也就更能被理解了。

(二) 學校時間的順從者

其代表人物是小衡，這也是綿羊班多數學生的樣態，誠如 Merton(1968, p.131-194) 在描述個人面對社會結構的適應策略時表示，當個人接受文化目標並遵守規範就是順從 (conformity)。對於父母都是老師的小衡而言，學校與家庭的價值觀是如此的接近，自然而然在面對學校時間框架時便採取順從遵守的態度，並認為身為學生理所當然應該遵守學校規範、應該重視學業，任何挑戰權威的違規行為也應該要被避免。另一方面，對這類學生來說，遵守學校的時間框架其實也是種節省時間的作法，倘若因為不遵守學校時間規範而遭受處罰，像是被罰寫、罰站等，反而會浪費更多自己寶貴的時間，亦不是種聰明的作法。

小衡：學校的時間表喔，感覺就是一直有的啊，國小也有，這樣可以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我覺得這樣很好啊。

研：那如果像有些同學不遵守學校的時間規定呢

小衡：不遵守喔，那也沒辦法啊，只是如果被罰不是更浪費時間嗎，倒不如乖乖照著時間來走 (110316 小衡訪)。

擅長運用時間的小衡會利用下課時間來寫作業，利用午休時間處理風紀股長、英語小老師的「業務」，努力在學校時間框架中尋找可用的時間。為了把每件事都做到最好，小衡從父母身上學會為自己訂定每天的時間表，從以往有形具體的時間表，到現在已經不需要小本子了。如此的習慣讓小衡身處於學校時間框架中，又存在著自己的時間框架。

研：感覺你每天都要做很多事，那你都記得住嗎？

小衡：還可以，我好像從有印象以來就會寫時間表，就是畫在筆記本上然後說幾點幾分要做什麼。會做時間表可能是受我爸媽影響吧，我爸媽很要求這個，說這樣才能知道要做哪些事。不過現在不需要本子了，就是起床到時後大概想一下今天有哪些重要的事要做，不然就是寫在便條紙上貼在桌上提醒自己要記得做 (110316 小衡訪)。

總結而言，來自典型的中產階級家庭、父母都是音樂老師的小衡，其家庭模

塑的價值觀與自我期望與學校目標十分相近，一樣強調自律、規範與服從。帶著相似的文化資本與習性進入學校的小衡，不僅是師長眼中品學兼優的代表，更是同儕眼中崇拜的對象，優越的評價讓小衡在學校生活的適應上十分順利。故學校時間框架對於小衡而言是合理且應遵守的，就像她總習慣順從父母的要求，學校與家庭是如此的一致且相似，自始至終都令她感到安心。

（三）學校時間的務實者

綿羊班最為務實的就屬小興，成績優異的他謹守本分，並且清楚知道自己來學校的目標就是把書讀好、未來能考上好高中。務實的小興將學校時間框架視為客觀存在的鬧鐘，只是提醒他何時上課何時下課，沒有需要違反或挑戰的必要，學校時間框架即使存在也不影響他認真讀書，像是「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

小興：學校不都是這樣的嗎？反正上課鐘聲響了就進教室上課，下課鐘聲響了就下課啊。就算沒有鐘聲了看時鐘也是知道什麼時候該做什麼事啊，好像久了也就習慣了，照學校規定做其實很省力。而且感覺老師要求的也沒有什麼不合理的，至少我們班的規定都還可以接受（1100223 小興訪）。

因此，對於學校時間看似「無感」的小興，從來不曾去挑戰學校的規範，這般全然順服的背後可能是母親長久以來的焦心叮嚀，他說從小媽媽就常跟他說：「你在學校要乖啊，不要違規啊，老師說要做什麼就要乖乖跟著做，之後長大去上班也是要聽老闆的話，再不喜歡也要吞下去的。」小興的安分守己很可能是長期社會化或規訓下的結果，內化了遵守學校時間框架的必要性，久而久之便產生自我設限。簡言之，在小興如此務實的時間觀念中，遵從學校時間框架可能是長期規訓的結果，是讓自己免於遭受懲罰的生存策略，促使他選擇以「逆來順受」的方式在學校中求生存，只願自己平靜地度過國中三年。

（四）學校時間的抗拒者

在班級中這類學生多半學業成績低落，此處的代表人物是小恩，他擅長打籃球卻不諳學習，對學習的註解是「做做樣子」讓師長父母安心，認為學校中諸多關於時間的規範都沒有考慮到學生的需求與感受，他說：「為什麼早自習要考試？為什麼下課時間只有十分鐘不能長一點？為什麼每天不能給我們 20 分鐘的自由時間呢？」面對學校無法調整的時間表，他只能不斷地提出抱怨與質疑，也始終是難以適應。

小恩：學校好像都只在乎升學，老師也是、同學也是，大家都好像只在乎分

數，明明可以讓我們自由運用的時間也常常被拿來考試，我說我喜歡打籃球、喜歡運動就好像很怪，因為大家都在讀書，我覺得這樣真的很無聊（1100226 小恩訪）。

學校生活充斥著盡是與升學為主的手段與作為，致使他對於學校的文化目標難以認同也無法接受，進而產生抗拒學校主流價值的行為，諸如課堂上的玩樂導彈、午休時間製造外務逃脫等。下課與午飯時間的放鬆是被允許的，但正式的上課時間則必須靠小恩自己「找樂子」才不會悶壞。「找樂子」的原則是看老師嚴不嚴或管不管，如果老師不嚴就可以搞笑，像是英文課或理化課；老師不管就可以聊天或抄作業，像是歷史課。

小恩：上課時間那麼長，如果不找點事來做真的會睡著，可是又不能睡覺

研：那你會做什麼啊？

小恩：我喔，有時候就會搞笑啊，不然就是抄作業和寫聯絡簿，真的沒事做的時候就會發呆。

研：你通常在什麼課的時候可以搞笑或是抄作業？

小恩：英文課或理化課吧，因為老師人都很好啊，有時候會跟老師開玩笑說寫不到最上面的黑板啊，大家都覺得很好笑。抄作業大概都是在歷史課啦，歷史老師就愛講故事，他又不會管我們，所以就有一整節的時間可以寫，有時候也會先寫聯絡簿的札記（1100226 小恩訪）。

此處令人聯想到 Willis（1977）筆下的 lads，同樣拒絕學校課程，也拒絕了學校目標與時間觀念，或許熱愛籃球的小恩和未來要做工的 lads，兩者都是因缺乏課業認同的熱情無法在學校獲得肯認，而成為學校中的疏離者。簡言之，小恩這類學生的學校時間安排與分配從來不是以提升學業為主，是屬於及時行樂的時間運用取向，在面對升學主義與學校的結構性障礙時，便形成重視當前生活樂趣的時間取向，對於未來的無望令他們覺得即便花再多時間讀也是枉然。

（五）學校時間的投機者

此處代表人物是小浚，對小浚而言，學校始終是吸引他的地方，因為有同學陪玩、有老師談心，也穿插著些許有趣的課程，讓生活多采多姿。但學校吸引人的是人的互動，不吸引人的就是那受約束的活動時空與三令五申，小浚說：「我很喜歡到學校跟同學玩，不過我不喜歡學校規定東規定西的，也不喜歡七點半就要到學校，有時候起不來怕被記就請假。要不是來學校有同學可以一起玩，學校其實就像監牢一樣，要關在這裡一整天。」（110030 小浚訪）來學校像是犯人坐牢一般，是不自由的。既然生活在處處要被管的學校當中，聰明靈活的小浚開始想辦法創造屬於自己的時間，這計劃必須從學期初的打掃工作分配開始，小

浚自願要擔任副衛生的職務，主要任務是在打掃時間檢查內掃區的整潔，並確保負責的同學都有認真的打掃。雖然擔任幹部要承擔責任，卻也擁有更多自行運用的時間，可謂利大於弊。

小浚：當副衛生雖然要看同學打掃，不過因為在教室裡面大概看一下就知道哪裡乾不乾淨啦，重點是不用打掃其實真的比較有自己的時間，我也沒有很認真在檢查啦，大概大概就可以了（110030 小浚訪）。

再者，午休時間的四十五分鐘是小浚用來寫補習班作業的時間，因為他的位置和導師的位置呈現對角線最遠兩端，基本上老師的視線較難穿透人牆掌握小浚的動態，聰明的如小浚，得了地利之便當然要好好把握這段可以運用的時間，好讓自己可以在不運用下課玩樂時機的前提下把作業完成。

小浚：午休時間我是可以自己運用的，就是趁導師沒注意的時候就可以自己用啊，我都是拿來寫補習班的作業，補習班的作業真的超級多，而且我的位置剛好跟導師是一直線，不過我在最遠的那一點啊，中間還那麼多人，導師很難看到的，而且我自己有去他的位置坐坐看，發現從那邊看我的位置其實看不太到（110030 小浚訪）。

如小浚的這類學生普遍認為學校時間框架像是監控學生的工具，來學校像是坐牢一般，一舉一動都受到時間與規範的約束，若違規則會被校規懲處，像是遲到會被登記、罰愛校等，如同犯人般缺乏人身自由。小浚對於學校目標不全然認同，對於學校達成目標的工具如考試、時間表更存在矛盾心理，故聰明靈活的小浚時常想方設法「創造」屬於自己的時間，藉此跳脫老師與學校的管束，其適應學校的時間框架的模式可謂是投機式的、變通的。

(六) 學校時間的跟隨者

此類型代表人物是小卉，從小卉身上清晰可見同儕文化對於學校時間分配與運用的影響，彼此的行為模式更是相互模仿、相互跟隨的。不僅勤奮求學亦重視與同儕的情感，十分在意同儕的接納或看法，對於學校時間框架也時常有相似的觀點與行動，小卉和閨蜜們都覺得導師是掌控學生在校時間的主宰者，為了提升學生的學業成就尤其在乎「考試時間」的安排，除了早自習固定考兩科，段考前可能增加到三科，也會利用諸多零碎時間穿插小考，讓學生不會「沒事做」。

小卉：我們導師喔，他真的很重視時間管理，就很像公司的老闆這樣，不會讓我們閒下來的感覺，像是他會在早自習塞入很多科的考試、段考前會盯著每一科的進度，還有最厲害的就是塞漏洞考試（110322 小卉

訪)。

小卉發現原來閨蜜們會在某些課堂上做自己的事，而小卉也發現這些課堂的教學內容與方式多半是枯燥乏味的，似乎認真聽也沒有什麼收穫，得到結論的小卉像是吃了定心丸一般，便將這些課堂時間定義為可以運用的時間。

小卉：我覺得有些課感覺很浪費時間，像是歷史課啊、水長存課啊，所以我就會拿來準備等一下要考的科目，像是永續水長存課（自然科彈性課程）基本上老師講課沒有什麼吸引力，大家聽不太懂就會越來越多人開始做自己的事，因為下一節是英文課，所以我都利用這一節背英文 reading。還有歷史課的時候我就會變得很囂張，因為老師眼睛從來都不會看我們啊，所以我就邊聽老師說故事邊寫別科的作業，不然就是背書，反正老師也不會發現，像小安還在歷史課把所有的英文單字都寫完老師也沒發現（110322 小卉訪）。

小卉和閨蜜們還發現教室的空間因素也會影響時間的獲得，像是資訊課、生科課等會在電腦教室上課的課，因為有了電腦螢幕作為掩護，學生得以在螢幕後方做自己想做的事，小卉興致勃勃的說：「我和我的閨蜜們都利用這個機會躲在電腦後面，把課本放在大腿上背解釋或課文，因為下一節剛好就是國文科，我覺得這樣準備還蠻有效果的，老師除非走過來不然根本看不到我們，感覺背得很安心。」（110322 小卉訪）由此可見，同儕團體的特性會讓小卉與朋友們因共同的興趣或才能產生濃厚的情誼，在互動過程中傳遞了同儕團體所處社會的母體文化以及同儕團體本身的次級文化，也深刻影響其面對學校時間框架分配與運用，物以類聚下便在行為態度上形成相似性。

陸、討論

在赤子中學的學校脈絡中，學校時間框架就像是一層一層的同心圓，由每日、每週、每次段考為單位組成的反覆循環，目的在讓學校得以穩定的運作與發展。然而，研究者發現生活其中的學生卻非全然遵從學校時間框架行動，以下將針對上述呈現的資料分析，提出幾點值得討論的問題：

（一）學生面對學校時間框架的觀點為何？

誠如表 2 所示，綿羊班的六類型學生對於學校時間框架各有不同詮釋，有人認為學校框架有好有壞，有人認為學校框架必須遵守，有人則覺得它是理所當然的存在；亦有人認為學校時間框架是沒有人味、專用來管學生、是由導師主宰的。研究者以為，學生多元觀點的形成可能來自於家庭、同儕與學校的影響，而不同環境之間存在著不同的界線，學生的觀點將影響其面對界線時所發展的適應策

略。故觀點模塑了行為，便產生學校時間的挪移者、順從者、務實者、抗拒者、投機者與跟隨者六大類型的學生。研究者也發現，學業成就的高低優劣亦影響學生對於學校時間框架意義的詮釋，從實徵資料中可以發現，學業成就高的學生多半較能認同學校時間框架設立的目標，而這目標便是包覆在升學文化之中，讓這些成績好的學生感受到如此的時間安排與規劃對於他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因此願意接受這樣的時間安排。而學業成就低落的學生對於學校時間框架多有抱怨，原因在於他們意識到學校凡事以升學為主，時間的安排也多半是讀書考試，若上課不專心或考試考不好，還可能因而被剝奪下課時間，導師是時間的掌控與管理者，學校生活似乎除了學業成就之外沒有其他值得重視的事，學校時間表就是為了升學考試而存在的。

（二）影響學生時間概念的社會文化因素有哪些？

面對相同的學校時間框架時為何每個人都有殊異的回應策略，本研究中，無論是小瑄、小興、小衡、小卉、小恩或小浚，每一位學生的主體性回應其實是社會文化因素相互影響的結果，在學校時間框架中生活的學生們，為何順從或抗拒、挪移或投機，很可能都是結構力量作用與主體能動此消彼漲的狀態。舉例而言，同樣是「成績優異的男學生」—小興與小瑄，前者小興出身於勞工階級的家庭，行事保守且安分守己，面對學校時間框架是務實順從、按表操課。後者小瑄擁有事業成功的父母作為後盾，使其有足夠經濟資本投資於教育與學習，並勇於挑戰學校體制，為了爭取更多自己的時間，對於學校時間框架是善於挪移、積極跨越。由此可見，小興的家庭「拖」著他，不讓他對學校時間框架有所質疑或反叛；但小瑄的家庭卻是「拉」著他向更高遠的夢想前進，即便築夢的過程中必須挑戰學校時間框架也在所不惜。小興與小瑄的比較讓研究者理解到，階級背景不同確實會產生不同的觀點與行動策略，而差異的階級文化也透過家庭教養、教育期望模塑兩人迥異的人格特質，面對學校時間框架時亦有不同的觀點與行動。

（三）學校時間框架儼然為權力下的規訓？

Foucault（1977）認為社會體制時常透過時空的規範以控制主體的行動，學校的時間表便可視為是種規訓與權力的展現，讓學生學會服從與遵守紀律。而Foucault（1978, p.95）也說：「權力現形，抗拒隨之。」（Where there is power, there is resistance.）哪裡有權力運作，哪裡就有抗拒，權力不是個人或集體持有的，而是源自四面八方、各種管道，這些力量雜揉推擠的過程中，權力開始在個體身上持續作用，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個體的抗拒。各種管道的權力作用以校規、班規、時間、鐘聲、課表、考試等形式出現，其規訓力量持續作用在學生身上；某些學生內化後習以為常，然而某些學生可能以各種形式產生抗拒。學生不必然接受學校制定的時間框架，小瑄、小恩、小浚便是這樣的學生，當他們發現掌控時間的

權力不在自己手上時，便想盡辦法挑戰、抵抗或轉換時間框架，如小瑄發現跟老師建立好關係便可以跟老師交換時間、小恩下課打球拖延進教室、小浚偷在午休時間寫補習班作業等，皆可視為學校時間框架下主體的抗拒，如實呈現在學生如何解讀與運用學校時間上。

(四) 老師成為學校時間框架的調節者？

學校生活當中充斥著各式各樣的規範與約束，舉凡校規、班規、作息時間表等皆是，形諸文字的規定是既定不變的，然而，執行規定的人卻是有彈性的。亦即，時間框架是死的，人是活的，經由主體詮釋的過程也就緩衝了時間框架的限制或規訓。在綿羊班中可以發現，老師是時間的執行者與守門人，也是督促學生遵守時間框架的監督者。誠如小瑄、小衡、小興等擁有成績優異優勢的學生，便擁有與老師交易時間的籌碼，老師願意賦予原先嚴格的時間框架不同的解釋，讓成績好的學生得以在課堂上做自己的事、第八節得以裝病請假不上，藉此獲取自己需要的時間。於此，老師反而成為學校時間框架的緩衝機制，致使小瑄這樣「成績好的有心人士」能夠成為既得利益者。老師的類型各異，在執行學校時間框架時往往可能涉及個人情感與好惡，進而對時間框架的意義更彈性、更多元的詮釋方式。此處也可連結到 Bourdieu（1984）探討文化資本時發現，中上階級的學生經歷家庭環境的長期薰陶，在學校容易與教師有較佳的互動關係，教師對其課業學習給予較多關注、更深期望，學生將更容易獲得高分。故老師對於小瑄、小衡或小興的關注與容忍遠比對小恩、小浚與小卉來得多，可能與前者中上階級的出身或優異的成績息息相關，良善的互動關係使得師生之間存在更多協商與交換時間的空間。

(五) 家庭背景、成績甚或 IQ 究竟哪個對學生的影響比較大呢？

不同的家庭背景多少影響了學生的學校適應，但成績與 IQ 可能師生互動產生更直接深刻的影響，如本研究所關注學生如何思考學校時間安排，某種程度也與學生的學業成就有關。成績好的學生在學校時間的爭取上比起成績不好的學生是更具勝算的，誠如出身於勞工階級的小興，時常因為成績優異的關係，師長們會「主動」將時間釋出以提升其學習成效，讓他跳脫時間框架的約束得更自由、更多元的學習。但換個角度卻發現，成績不好的學生似乎較難換到時間，這點在本研究中的小浚和小恩身上似乎被印證了，小浚表示：「我覺得老師對成績好的同學都比較鬆，我如果像他們這樣做早就被罰到爆了。」故在學校中，優異的學業成績就是「成就」，足以顯示學生的社會地位，也是換得時間的籌碼，學業失敗則等於被剝奪獲得肯定與時間使用權的可能性，也就等於是地位剝奪。相較之下，家庭背景的影響便顯得較薄弱了。

柒、結論

學生是教育的主體，其如何詮釋時間框架的觀點（perspective）是很重要的議題。研究發現，赤子中學基本的時間框架是反覆循環的時間迴圈，身處學校時間框架下學生的學校生活是被框限的，若不遵從可能會遭受懲罰，時間表控制學生的行為，目的欲使紀律能達到最大化（Foucault, 1977, p.148-152）。

學生日常行動所參照的時間分架構，不完全依照學校的時間規定，很大部分取決於學生自己建構的時間分類架構（黃鴻文，2003）。本研究中，學生展現「多元樣態」的策略，其六大類型為：(1)「學校時間的挪移者」，試圖挪移時間板塊，以在有限的時間中學得更多。(2)「學校時間的順從者」，學校時間理所當然要遵從。(3)「學校時間的務實者」，時間框架是客觀存在，沒有必要違反或挑戰。(4)「學校時間的抗拒者」，學校時間安排皆以升學為主，拒絕遵守。(5)「學校時間的投機者」，以投機與變通的方式，創造屬於自己的時間。(6)「學校時間的跟隨者」，跟隨同儕團體進行時間分配與運用。

而學生面對學校時間框架的觀點與策略深受社會文化脈絡影響，家庭背景、師生互動、學業成就等皆是影響因素。亦令研究者訝異，看似一體適用的學校時間表，若從學生角度詮釋解讀則可能是種牽制與束縛，促使著學生運用策略嘗試跨越。研究者透過實徵資料的厚實堆疊，企圖呈顯學校時間框架樣貌，並真實理解學生究竟如何思考學校時間框架以及如何在此框架中努力度過每一天。

參考文獻

- 李昆翰（2014）。跟著家庭作業去旅行：階級、時間資源與教育機會均等的分析（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林郡雯（2008）。結構與行動之間：從國中生的文憑意象看階級的教育作用（未出版之博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北市。
- 林笠樺（2013）。大學工業設計學生時間管理及相關因素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長庚大學，桃園市。
- 黃應貴主編（1999）。時間、歷史與記憶。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黃鴻文（2001）。國中學生的時間概念。社會教育學刊，30，261-289。
- 黃鴻文（2003）。國民中學學生文化之民族誌研究。臺北市：學富。

- 黃鴻文（2011）。抗拒乎？拒絕乎？偏差乎？學生文化研究中抗拒概念之誤用與澄清。《教育研究集刊》，57，123-154。
- 鄭作彧（2009）。時間即生活：Norbert Elias 的時間社會學簡介。《文化研究月報》，88。
- 謝勻綺（2021）。軍事院校學生時間管理與學校適應之關聯性研究—以政戰學院學生為例（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防大學，桃園市。
- Anderson, K. T. & McClard, A. P. (1993). Study time: Temporal orientations of freshmen students and computing. *Anthropology and Education*, 24(2), 159-177.
- Becker, H. S. (1993). How I learned what a crock wa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 28-35.
- Becker, H. S., Geer, B., Hughes, E. C., & Strauss, A. L. (1961). *Boys in whit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Bourdieu, P. & Passeron, J. (1970).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Trans. By N. Richar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Bowles, S. & Gintis, H. (1976). *Schooling in capitalist schooling in America: Educational reform and the contradictions of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 Bruno, J. E. (1995). Doing time--killing time at school: An examination of the perceptions and allocations of time among teacher-defined at-risk students. *Urban Review*, 27, 101-20.
- Connell, R. W. (1987). *Gender and power: Society, the person and gender politic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Durkheim, E. (1995).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Drucker, P. F. (2017). *The Effective Executive: The Definitive Guide to Getting the Right Things Done*. New York, NY: Harper Business.
- Foucault, M.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 Foucault, M. (1978).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 1.: An introduction*. (Translated by R. Hurley). New York: Pantheon.

■ Fordham, S. & Ogbu, J. U., (1986). Black students' school success: Coping with the "burden of 'acting White'." *The Urban Review*, 18(3), 177-206.

■ Holland, D. C., & Eisenhart, M. A. (1990). *Educated in romance: Women, achievement, and college cul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reau, A. (2002). Invisible Inequality: Social Class and Childrearing in Black Families and White Famil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747-776.

■ Merton, R. K. (1968).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Table of contents in word.

■ Ogbu, J. (1974). *The next generation*.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Schutz, A. (1945). On Multiple Realities. *Philosophy and Phenomenological Research*, 5(4), 533-576.

■ Willis, P. (1977). *Learning to labor: 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